



## 站在新年的路口

□ 郑凌红

我看到落日的时间又推迟了几分钟,想起即将过去的一年,感慨良多。原来,又一年光阴渐行渐远,人事错落,朦胧之间,脾性依旧,执念如初。原来,每每新旧交替,想和自己对话的心情丝毫不减,仿佛是空山新雨,如梦初醒。这一年,还是找不到自己的真经,可是最起码虔诚如昨,最难得我心依旧。无常之间守有常,阴晴圆缺齐上阵,小日子此起彼伏,人生况味翻箱倒柜。

眼下是渐浓的冬天,总渴望尽快逃离,抵达一抹新绿。南方的冬天,最符合藏身的气质,藏在某个角落,然后安安静静地梳理、盘点、回忆、畅

想,旧的、新的,都值得端出来。在年的渡口,早早摊开笔记本,写下心中的万丈豪情。不自觉地翻动,却发现不雷不鸣,不知不觉又过一年。求的是心安理得、自我安慰。该做的事没有做,不该做的事闯进来,回头看时才发现这世间本没有该与不该,就像这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错与对,善与恶,魔鬼与天使,只在一念之间,只在镜子两面。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也许和很多人一样,我只是喜欢怀旧的人群中的最小颗粒物。喜欢在寒冷最纯正的时候,找寻心灵的最安静。喜欢在温暖来临前的春天,在岁月的站

台前揉搓往事的签到单。也许,于我而言,最真实的本意是为了忘却的纪念,为了重拾旧日的零零碎碎,以至于不会在面向新的春天时手忙脚乱。好像,不给逝去的光阴插上一枚书签,记录一段心语,就没了经历的百转千回,少了凡尘俗世、寻常烟火里的谈资。

日子过得安生,深夜把梦碰碎,醒来擦于眼泪。买菜烧饭洗衣发呆,制造烽火连天的幻觉。好独处安逸,想如武侠小说里描绘那般:逆转经脉,练得吸星大法,求得“东方不败”。

走过一个个惊醒的冬夜,西风不和

西风比凉,冬雪不和冬雪比赛,刀不和剑比锋芒,今天不和昨天比忧伤。相遇、分离、期许、回忆,我们都在经历,都在演绎,都在品尝,幸好时光不老。

即将过去的一年,我确认我跑得更坚定,周遭的风漫过我的耳际,某一个瞬间,我神清气爽。在漫长的一生面前,过往的种种留在了温存的花室,飘忽而过,片叶沾身。光的另一头,是无数个奋力前行的你们。在光的这一头,我确信是沉思中的我。

崭新的年,于我而言,从山从水从浪,好在都可以洒脱放下,除去旧岁,把酒共东风。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 沁园春·元旦纪年

□ 刘明文

斗转参横,岁启龙章,雪破鸿蒙。望云开东极,初阳浴火;潮吞禹甸,万籁鸣钟。冰甲沉河,星槎贯斗,九域春从地脉通。罡风起,把银潢倒卷,洒作霓虹。

回眸禹鼎鼎封,有暗物质浮沉史中。纵石镜甲骨,光传量子;青铜锈浪,天问苍穹。摘减新元,弦更旧律,欲借羲和驭日弓。重斟酒,向初开岁启,再拓鸿蒙。

(作者系忠县忠州街道居民)

## 临江仙·元旦随题

□ 吴宗权

盛世烟花呈五彩,心潮一洗愁痕。朝霞映染九重云。仰天吟雅韵,坦荡品甘辛。

更上层楼天地阔,晴光盈洒红尘。寒香漫向遍城春。屠苏斟未浅,先醉是诗魂。

(作者系忠县石宝中学退休教师)

## 苏幕遮·盼

□ 韩宏

别家山,辞旧浦。子影幽幽,烟雨江南赴。疲累奔波倾几暑,时序更移,近怯流年度。

鬓飞霜,愁万缕,瑟瑟寒衣,苦等谁来补。视讯每将牵念吐,幸有良人,温语展昏顾。

(作者系忠县司法局退休职工)

## 风引归途

□ 向建国

枯枝垂落,黄叶将坠未坠  
浮光从远天渗向荒原  
故乡如倦卧的影  
斜倚在大地残垣  
有风将相思裁成归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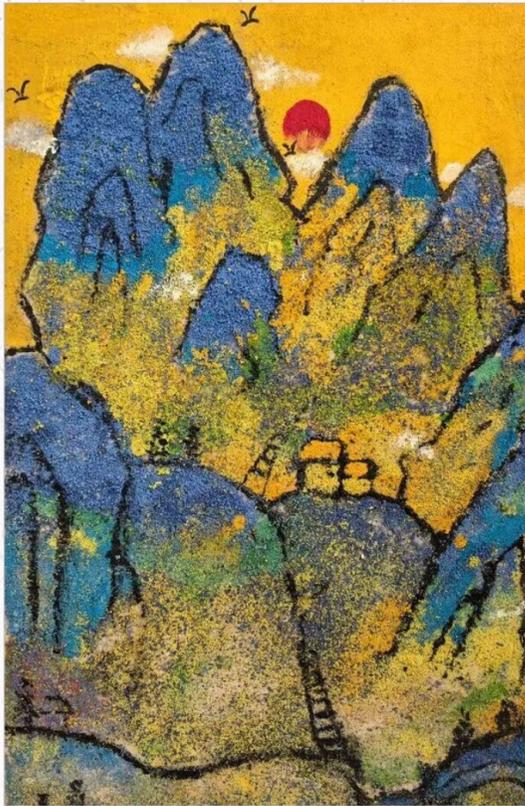
玉米地向着星群边境蔓延  
在他乡的梦里旋转  
落叶是往事凋落的回响  
而风把碎念  
推回故里屋檐  
一片雪便让游子手足无措

腾空的行囊盛满生活的余烬  
暗潮于霓虹下浮沉  
提起透明身影  
向故土深深俯首  
斑驳岁月正向我笑脸相迎

(作者系乌杨街道农业服务中心退休职工)



作者单位: 忠县香山小学校  
□ 袁俊俏  
江上明珠



作者系忠县美术家协会会员  
□ 张金花  
千里江山

## 洪武十二年 ⑦

□ 李浩白

宗渤讶然而道:“刘秉忠的地宫?‘五方五玉镇乾坤’,老衲先前曾经听说过,是指五种神秘的玉器散布在天下各方,谁若全部收齐了它们,谁就可以‘独尊天下’‘万劫不坏!’”

道衍神色剧变,继续追问:“师叔,究竟是哪五种玉器呢?”

宗渤摊了摊手掌:“这一点,老衲就不太清楚了。不过,你师父早年游历四方,见识丰富,应该比老衲更清楚这两句谶言。等他出关之后,你可以去问他。”

一只透明如水的薄晶缸里,紫莹莹的珊瑚

树上有两尾金鱼悬空而停。它们全身的鳞片随着水波荡漾而闪闪发光,耀人双目;它们前仰后摆、睁眼鼓腮的姿貌也显得生动之极。

然而,许多时间过去了,它俩在位置上却始终是一动不动。

道衍终于将目光从薄晶缸里移开了,笑道:“宗渤方丈收集的玛瑙文石真是精美绝伦。道涂,你看这两枚‘金鱼石’简直就似活物一般!太逼真了!”

“哎呀!师叔,亏得你的心情还是这么悠闲!”道涂赌气似地坐在榻床一侧,鼻子眼睛都仿佛挤到了一块儿,“你上金殿告御状,一时风头无二,哪个不在街头巷尾评论你?没料到,末了你却把一桩冤案告成了一桩悬案——你就那么心宽意广?你就不感到愤慨和失望吗?”

“哦?师叔,你今天这‘嗔戒’犯得不小啊!”道衍轻轻笑着,眨了眨眼睛。

道涂蓦地一拳重重擂在床板上,“嘭”的一响,打出碗口般大小的一个坑洞来!他忿忿地说道:“金刚怒目,也为世间执法不公!我可没你的好涵养,憋不住!”

道衍身形一转,缓步走到他的面前,合什而道:“很好。很好。为兄此番殿告状,确是有负宋姑娘之重托。师弟,你再打一拳在为兄的胸口之上吧?或许你的满腔义愤可以散得更快!来吧!”

道涂闻言,浑身一震,脸色顿变,向道衍深深一礼:“师兄,小弟不持己志、迁怒于物,身犯重戒,请您原谅。”

“不错,你确是心魔乍生,不可不改!”道衍神色庄肃,凛然而言,“人心之大用,在于顺物而制变,而非逆物而从己。陛下把冤案变成悬案,已是他彼时彼境之下最努力的选择啦!只要还没定成‘死案’,这就说明当今陛下对胡党一派的制衡依然存在。为兄相信陛下在这个问题上不会让天下士民失望的。”

“宋氏一家三人都被陆仲亨、魏忠明他们灭了口。圣上到时候怎么替他们昭雪冤情呢?”

道衍微微垂帘的眼底深处似乎跳起了两簇灼灼的光焰:“师弟,为兄有一种特别的直觉:宋紫荷姑娘应该还活着。总有一天,她会被解救出来的。”

道涂背过身去,面窗而叹:“当今圣上号称‘明王出世’,素以刚明果锐为天下所服,为何对胡惟庸他们的处置如此犹豫?”

道衍伸手指了指窗外一棵数人合抱的大槐树,问道涂道:“师弟,你看这棵大树,岂是一两次刀劈剑砍就能倒下的?陛下也是人,而不是神。”

道涂低下了头,徐徐答道:“师兄,小弟知错了。”

道衍缓步走向蒲团旁,悠悠说道:“宋姑娘并非庸愚女子,实际上她给为兄还是留了破案线索的。”

“是不是您让平安施主带给道沐的那个口信?”道涂忽然反应过来。

“嗯。你能注意到这个细节,说明师弟你才是真的‘外愚而内智’啊!”道衍深深地笑了一下,“你猜,为兄会给道沐师带怎样的一段口信过去?”

“小弟怎么猜得出来?”

“为兄让平安带给道沐的口信内容是:‘你不要忘了那个人在苏州府衙对我讲的最后一句话。’”道衍语气平缓地郑

重讲道。

道涂愣了一下,说道:“宋姑娘在苏州衙堂上对您讲的最后一句话是一段偈语,小弟记得很清楚——‘西厢房内,青灯黄卷,一片丹心,永朝佛前’。这段话可有什么蹊跷的吗?”

“为兄第一次感到这段偈语有些蹊跷的地方在于:那一晚宋姑娘投宿我寒山寺,其实一直住的是东厢房,而不是西厢房。”道衍面色微微而动,“从此,为兄一直在思索,宋姑娘在苏州衙堂上最后对为兄所说的这十六个字肯定是寓有深意的,她应该是在西厢房里藏了什么秘密,留给为兄去获取。而为兄那时并不能分身,只好让平安带口信给道沐。道沐之智虽然不足以破解这十六字的暗语,但他应该会好好看守西厢房,不让外人前去乱搜。”

道涂深深颌首:“师兄果然坚毅明敏,当世无双。您准备什么时候亲自返回寒山寺破解这十六字暗语?”

“等太子和燕王与为兄会谈过后,为兄便会返回寒山寺一趟。”道衍说道。

(未完待续)

